

論中國人性質不宜對外之故

錄乙巳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報

人類自原始以來以戰勝外界得存於今茲故競爭爲人類固有之性然以範圍於地理歷史之故遺傳習慣不免多所改移或則雄鷙或則陰柔或則活潑或則滯弱其鎔鑄而成一種特質者幾於國各不同於是國與國相互之間其強弱勝負之衡遂恆視其民族性質之良否爲斷晚近競爭日烈凡智力稍絀者將無以自立於天地間故列強之施政教也務審其民性質之短長以爲補救調和之法而使之善於競爭蓋處此優勝劣敗之秋非戰勝羣雄不足立國若循途守轍仍用閉關鎖國之所宜正如千金之子不識世途之險巇一旦狎處衆朋未有不遭傾仆者故在上之補救調和尤在洞悉大勢之所趨時局之所宜而別定方針以爲用此其事固非一時所能見效然根本之計不可不定之於預固謀國者所當審慮也中國今日之阽危論者固莫不知由於全國之人不能對外競爭所致此種思想視前之僅以爲我之不及外人在一技一藝者固已大勝然其比較陳說或曰吾國人之無教育中國人之所以不及外人者在夫性質之有所缺失與此時勢不宜故屢爭而屢敗且由其性質之有所缺失故雖同一圖強之事他人爲之則有效已爲之則無功蓋凡百事端皆爲

死物端賴人之活用活用之者又必視其人之性質與此事相宜更與聯屬此事者相宜然後其效能如所期否則形式是而精神非雖強附屬終無用也中國人之性質多所缺失固不能如固蔽者之自誇然亦不至如外人之譏訶謂其一無可取第數千年來事經萬變而一遇外族無不輒致披靡近今之事尤其昭著顯明此其故誠不可解以意斷之仍數千年來政教所種之因隨時自刈其果而已蓋數千年來習於專制人民之志意幾無復得享自由所謂英君明主務取人民之性質而變化操縱之其初束縛馳驟尚有間然久而與之俱化遂成爲種智凡柔懦也愚馴也卑劣也拘滯也國民性質之缺點殆無不根於斯在立法者方欣於計之得售以爲神祕之方今而後可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一旦外寇侵入舉此柔懦愚馴卑劣拘滯之民族與強敵遇其勝負之數豈待蓍龜故中國人性質之不宜對外分也非不幸也歷代以來重壁聳繆積習相沿其術愈工吾民之性質遂愈下不幸所遇者又皆慄悍鷙忍之族益之以其政教學術故立卽相形見绌而吾國論者不知根本方妄指一事一物絜短論長不知國之強弱視乎全體人民而人民之強弱又全在覘其性質今有東家日富而西鄰日貧論者不知東家之富由於子弟之佳皆奮力以圖進益而西鄰反是而徒謂彼東家者用一僕之得法儲一粟之合宜是烏可謂之知言今中國之衰固由當

社說

三十

二月

輔者措置乖方然國民亦不得辭其責但所以致此本非一朝一夕之故欲改良更化未易見功雖然天下無無果之因前此既可設法陶鑄以成今日之人民後此安見不可設法陶鑄而別成一種特質前此之術工矣然其旨差故其效左今設不師其術而師其所以用術雖無速效然薰陶漸漬必有進化改良之一日今試問國人性質之不宜對外者約有幾乎若志意不能堅定團體不能固結多保守而少進取多輕率而少預謀臨事則雜亂無章事過則一鬪而散此皆最大之缺失必宜速改者彼外人性質所長之處固歷歷可稽然亦根於地理歷史千百載政教之陶鑄非可一日而幾與中國缺失之由來固正相類且有可比附證明者

中國行政務消挫人民勇武之心故文武劃分兩途而所以爲之榮譽利益者武又遠遜於文致人以當兵爲恥文弱之習不可復挽列國則尊崇武事朝廷之宗旨社會之舊習皆有以鼓動而獎勵之是以人盡知兵而外侮蔑由以致此其不同者一中國行政務取人民之事而干涉之致人民不得不倚賴朝廷初不知所以自立之計致性質日流於滯弱列國則權利思想自昔發達雖有暴君污吏不能永久剝其自由故其性質多沈毅有爲不至受人欺慢此其不同者二中國立國最古人民之暮氣已深且牽率太多故沈萎之形日流於外

而終不易振。至外國則多新造之邦。其人大抵具活潑之概。冒險之性質。卽隨以俱生。凡事不憚艱險爲之。故對外之事。沛然莫禦。此其不同者三。中國之教。以宗法爲重。及今尙不能離宗法社會而入軍國社會。故保守之性。有生俱來。列國則以進取爲主。取進步無止之說。故凡政治學術。無不易於更新。得出其長。以相勝。此其不同者四。中國之教。向僅足以範圍人才。非爲化民成俗而設。故大半歸於無用。且不能收普及之功。是以人民之愚頑者多。列國近代以來。所以圖教育者。無微不至。凡正德利用厚生之事。皆裕於學之中。德育體育智育。大彰成效。是以人無不學。國有興立。此其不同者五。中國雄長亞東。中原常爲一統。故競爭之性。隨時世以消沈。列國則戰伐無時。常有厲兵秣馬之志。故習於戰鬪。而振奮之意多。此不同者六。此六者皆彼之所長。我之所短。而皆有所以致此之故。覩此則改良國民性質。得無以根本殊異之故。竟無可望耶。曰。是不然。彼之所以致。是非無因而然。彼具此因而結此果。我具此因亦卽結此果。無二理也。我前此所種之因。已於今日刈其果。則今日所種之因。他日亦必刈其果。是惟視所種之因。如何耳。而況其事。收效既遲。則圖之尤不可不亟。今日阽危之際。豈容不作救本之圖。前已誤之於先。今必改之於後。試問我國。倘人人能尚武。安有今日人人能自立。安有今日人人有活潑進取之概。安有今日人人皆學而善於競爭。

社說

三十二

二月

安有今日往事已矣無可言矣。覩我上下意氣之萎弱，生計之維艱，厭老洫冥頑不靈之狀，安得不速爲變計？夫改造一國人之性質，此其事非易言也。語其大概可以教育括之而分類至繁爲法至密。今者教育方在幼稚於精神毫無所得。此事何可驟期？所以言之者亦冀當軸於政教之更新，知所以定宗旨而不至誤其轍。向庶立於今日民族帝國主義盛行時代，尚有可以自存。方今列國民族之特色，若英之沈毅，法之活潑，德之質實，皆足以爲立國之要素。人民之精神，在此即國家之精神。在此中國立國號數千年文明之發達，最先乃精神之腐敗。若此卽無外患，亦必內潰。如春秋所謂魚爛矧歐風美雨交逼而來，而以脆弱不振之病軀，當之有不立爲侵襲者哉？竊謂精神不改，雖政教一新而優孟衣冠猶無當也。況精神不改，政教且未能更新哉？至人民性質既緣於地理歷史，則所以改之之法，自必不能盡同。其事宜由政府社會交爲之。而凡匹夫皆當引爲己責。克己省察，卽以盡對於國家之義務。此今日吾人所當注意者，非侈言對外立國之本，固應如是也。不然，根本不修，徒取新政而襲附之，其益幾何哉？況近日因對外之事，頗招列強之忌，無其實而使人疑，此豈國家之福乎？我同胞其一省之。